

## 境外遊蹤

# 初窺太霸尖山

梁熙華

十分鐘的「屁股滑雪」增添了不少冬日登山情趣，拖着個冷冰冰的臀部繼續登程，走過耶巴奧山後已覺天際乍晴乍暗，空間浮雲飛湧，但大致還未惡化起來。

依澤山南坡是一片地形陡峭的森林，部份小徑還需迂迴盤升，不久便踏過情人橋，它是一座橫架在斷崖缺口連接棧道的木橋，祇在兩枝主幹上鋪上橫枝，但簡陋而堅固，左面山壁擦肩，右方是個峭直下瀉的林坡，橋面積雪逾半公尺，大意者很容易忽略橋的存在，大概由於地形略呈險狀，女孩子過橋時多由男士伸手拖一把，出現情人兩手相牽的場面而賦名，也為走在高山林壑中的岳友添點旖旎意味。過橋後還需穿走一大段森林小徑，此刻能見度已呈低減，耳畔漸聞風嘶山搖，腳下雪深沒踝，四週是滿嵌厚雪的枝幹，透過冰封的枝柯仰望，祇見一片灰暗，分不出那是陰雲，是蒼穹還是能見度的盡頭。

雖然是上午十時許，譚和我在一片如黃昏的天色中走過依澤山的過脊，此際雪徑已不甚明顯，依澤山的登點祇可憑前人留下的標鐵辨認，我們造好記錄後仍繼續走向太霸尖山。這是一段平坦的山地，與前段所走之路勢截然不同，此時風雪迫人，能見度不及十公尺，回望走過的足跡也因新雪的封蓋而無從辨認，我們前行了十分鐘，大風雪已加劇，大有震撼山岳和使我們不能立足之勢，譚和我就地坐下，對當前景況作一次精簡的研討，說實的，我們雖非人強馬壯，但自信策劃周詳、資料充足，裝備精良，（可抵受零下八度的氣溫，）糧水不

太霸尖山登山口的團友



缺，（三天糧水和兩天的後備乾糧）加上對「山」都有一定的親切感和歷練，不過任何野外活動，包括登山必須以安全為第一美，不作無謂的冒險，便決定停止前進，同時我們還覺得應把當前的形勢向隨後而來的登山者報告。

十一時許，救國團登山活動的領隊林燈葵已到達我們停留的地點，馬上便聽到他向團友，

## 綠野輕語

程念

### ▲平凡以外▲

在生活中，於旅途上時常出現些極平凡瑣碎小事，當事人無關痛癢的，局外者也每輕易被輕輕帶過，毫不留痕跡，然而許多不必要事件發生，却是從這些微不足道小事而起。

筆者的一位老友記（這老字作相交年代遠解）最近相隨往遠足，看他行裝，肩僅掛水壺一個，到集合地點始往購食物。取膠袋放下還要寄存在筆者背囊中，起程時，筆者見他頂上無帽，在囊中取多備的一頂給他。當日行程是植林區，整整大半天在林中漫步，當然清涼，加上他身無長物，行來更覺輕快。故時語筆者：今日好好行呀！早知我連水壺也不帶，而且大休地點有水源。筆者聽在耳中，却痛在心裡。乍聽起來，這是很平凡普通的話，但細心一想，便覺得並不普通，試想第一，要是大隊行程當日包括一段頗長山路或一個山頭，而烈日當空，你想他會怎樣？第二，要是水壺也不帶，在大休前總有兩小時路程，不喝水自然不會渴死，但那滋味可不好受。第三，食物放在別人處，各人腳力有異，萬一分散了，自己想食又怎樣。這是小事，但有何情理，自己雙手空空，別人負重的滿頭大汗，這於心何忍。因此上述行為看似普通却是極為自私的。萬一身體上因類似上述疏忽而做成病痛，那更是累己累人。

### ▲風雨難得▲

常言有道：物以罕為貴。但在談旅行跟天氣範圍內，却是極相對的一件事。

天高雲淡，萬里晴空，被一般人稱作「好天」的日子是普通，經常遇到的。碰上個週日下雨，可稱難得，又碰巧是「打風」，那就更奇巧矣。

一件事物能令你難忘，常使你沉醉在回憶中，這事物經過當是曲折多彩的。記得在一次颱風日子裡，天文台已掛上八號風球，大隊公開性節目已取消，廿多個準行友看準了這機會，提議到高山去往深谷處，一呼眾應湧往近郊的飛鵝嶺水牛山。當日烏雲狂湧，風雨橫吹，使這羣行友的心情也與奮高漲起來，在越過飛鵝山後上水牛山中狂風把他們吹集在一起，手拉手的成一條真正人龍，還要彎着腰背，步步維艱地與狂風對撞，到達了山頂抓緊大石剛立定身，也無視風雨飄打，拿出相機猛拍了幅集體相，隨匆匆下山去。而今近十年了，看到那幅相片——八號風球下的山頂留影，耳邊恍惚刮着狂風，身受四面雨水正侵襲般的激動。

試想，那時刻風球掛起來，便回家躲着，能有這一幕嗎？誠然，安全是不能忽視的。

風雨無情亦有情 維艱步步山上清  
留得丹青壁上掛 變幻屢經亦尋常